

## 壹、前言

回溯禪宗歷史，無論禪學思想或禪法觀念都不斷地隨時間的演進而愈加分歧多樣，禪門由不立文字，發展到北宋，逗機、討論禪義的方式逐漸不離於文字；利用語言文字作為表述其參禪內涵，或實踐傳法活動的方式，成為禪門相當普遍的風氣。宋代出現大量語錄、燈錄的結集，及評唱、頌古文字的制作，使得唐代祖師千姿百態的教化問答形式，被後來參禪者視為求悟的媒介，將之整理成一則則「公案」典範；精采的關鍵性對話被當作「話頭」來參究，於是以參讀公案、話頭作為悟道的門徑，形成一種對古德公案重新詮釋所作的拈古、頌古等文字，而後來禪人參讀拈古、頌古等文字尋求悟道，則更成門徑中的門徑。

宋代文字禪的盛行與禪門內部對公案的重視是互為因果的。唐五代禪師所遺留的參悟案例極多，其中有些公案被一再傳頌，作為提點後學的引子，而逐漸成為禪門內部共同認可的典範公案。由於對公案意義的闡發，而產生各種解釋公案的新興文體形式，包括拈古、頌古、代語、別語、評唱等，拈古是以散體文句對前人公案加以解釋，以提點心要；頌古是以韻文形式，利用詩語的暗示性和多義性特質，婉轉地闡發公案意蘊；代語、別語是以簡略話語對公案進行補充、解釋、提點和回應；評唱則是將前人頌古內容再加以說明、注解，以發明禪理。宋代禪門不同於唐代的特色是對語言態度的轉變，文字的運用可說是宋代禪師最主要的傳法工具，頌古便是最具指標性的文字活動，《碧巖集》即是最為今人所熟悉的頌古、評唱之代表作。

在這些對公案再詮釋所產生的新創體製之文字形式中，頌古是唯一的韻文體。頌古詩有四言、五言、七言、雜言不等，但以七言居多；句數有四句、六句、八句，乃至單數句，而以四句居多，其組合相當靈活多樣，多採隔句押韻，有些甚至音韻和諧，意蘊優美，合於近體詩的平仄格律。詩的語言具有凝練、意象化、多義性的特質，於語言表達形式中最能達到「繞路」說禪的目的地。因此，頌古詩多以各種意象隱喻來烘托悟境，迂迴間接地達到言此意彼的暗示效果，由這種不定指的詩意表達，使後代讀者能從頌古詩中一再讀出新意。所以，同一則公案，因著禪師不同的法系背景和性格作風，透過修辭和隱喻，其頌古便可能產生多樣的詮釋視角，筆者以為這正是頌古詩的價值所在。

目前中文學界關於禪宗頌古詩的研究成果相當有限，從事禪宗史或禪學思想研究者，往往僅在討論宋代以來所發展出對典範公案的諸多解釋形式中略微提及；而從事禪宗詩歌研究者，往往以闡發詩中禪境美感特質為主，甚少關注理思成份較重的頌古詩。因為頌古詩本身不是禪師個人悟境的直接表詮，而是闡發祖師公案意蘊的表達形式其中的一種，它是對公案的再詮釋，並非禪人自性流露順意拈來的創作，所以，頌古詩的內涵，是包含了後代禪人以個人的禪學修養和悟力基礎，利用韻文的形式，對於祖師的公案提出個人性的詮釋，或者藉

由闡發祖師公案妙義，以點撥學人的一種創作。

關於個別禪師頌古集的禪法思想之研究，有無言〈雪竇百頌講座〉，<sup>1</sup>是對雪竇頌古擇要講解其精義；杜松柏《禪與詩》，<sup>2</sup>分析35則公案相關頌古詩。宋隆斐〈汾陽頌古百則中的趙州公案〉，<sup>3</sup>以北宋汾陽頌古百則，分析其對禪宗公案收錄原則，及各頌古之內涵意義。黃敬家〈宋元禪師對「趙州勘婆」公案的接受與多重闡釋〉，<sup>4</sup>對「趙州勘婆」公案的詮釋形式中，除了引用、評唱外，亦包含頌古。學位論文方面，有郭廷立的碩士論文《萬松行秀《從容錄》研究》，<sup>5</sup>萬松行秀是宋末元初的曹洞宗禪師，其《從容錄》是根據宏智正覺的「百則頌古」加以評唱而成，以宏揚曹洞宗的默照禪為主，此文主要從《從容錄》探討萬松行秀的默照禪法的特色和思想，以及萬松頌古在文學方面對江西詩法的接受。宋隆斐的博士論文《〈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所錄公案與宋朝五種「頌古百則」所錄公案之對照研究》，<sup>6</sup>將宋代五種個別禪師的頌古集和聯珠通集進行對照，以詳盡的製表統計排列出當時最多頌古的公案，來觀察公案頌古的發展情形。黃鐸勳英文論文 *Chan Master Xuedou and His Remarks on Old Cases in the Record of Master Xuedou at Dongting: A Preliminary Study*，<sup>7</sup>主要以《雪竇和尚住洞庭語錄》為範圍，分析其中拈古的體例和內容。

大陸學者吳言生對於五宗禪法與詩學的關係做過深入的論述，著有《禪宗詩歌境界》<sup>8</sup>一書，對臨濟、滄仰、曹洞、雲門、法眼、楊岐、黃龍等諸宗之禪師所作詩偈之禪法意蘊和風格特色，皆作了系統性的論述，並以現量境、直覺境、圓融境和日用境統攝禪師詩歌的特質。其〈禪宗公案頌古的象徵體系〉<sup>9</sup>一文，討論頌古詩所象徵的禪悟意義、運思方式和美感特質。楊曾文《宋元禪宗史》，<sup>10</sup>對於雪竇、善昭等人的頌古詩作與其禪法亦有簡略介紹，其〈汾陽善昭及其禪法〉<sup>11</sup>一文，屬歷史脈絡分析。黃卓越〈經典的設置與消解——論重顯

<sup>1</sup>無言。〈雪竇百頌講座〉，載於《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2——禪宗典籍研究》，張曼濤（臺北市：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139-192。

<sup>2</sup>杜松柏。《禪與詩》（臺北市：弘道書局，1980）。

<sup>3</sup>宋隆斐。〈汾陽頌古百則中的趙州公案〉，《中國語文》，100卷6期（2007）：42-52。

<sup>4</sup>黃敬家。〈宋元禪師對「趙州勘婆」公案的接受與多重闡釋〉，《漢學研究》，31卷4期（2013）：145-178。

<sup>5</sup>郭廷立。《萬松行秀《從容錄》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2005）。

<sup>6</sup>宋隆斐。《〈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所錄公案與宋朝五種「頌古百則」所錄公案之對照研究》（博士論文，玄奘大學中國與文學系，2013）。

<sup>7</sup>黃鐸勳。"Chan Master Xuedou and His Remarks on Old Cases in the Record of Master Xuedou at Dongting: A Preliminary Study"（〈《雪竇和尚住洞庭語錄》之「拈古」略探〉），《中華佛學學報》，22期（2009）：69-95。

<sup>8</sup>吳言生。《禪宗詩歌境界》（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

<sup>9</sup>吳言生。〈禪宗公案頌古的象徵體系〉，《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期（2003）：47-55。

<sup>10</sup>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sup>11</sup>楊曾文。〈汾陽善昭及其禪法〉，《中華佛學學報》，15期（2002）：219-253。